

丛书

创

黄侯兴

主编

造

社

学苑出版社

戏剧卷

创造社丛书

戏剧卷

黄侯兴 主编

周亚琴 编

学苑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51 号

创造社丛书——戏剧卷

主 编：黄侯兴

责任印制：张翔

封面设计：张弢

出版发行：学苑出版社 邮政编码：100032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 33 号

印 刷：北京朝阳区北苑印刷厂印刷

经 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：850×1168 1/32

印 张：15.125 字数：391 千字

印 数：0001—900 册

版 次：199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

ISBN7-5077-0206-5/Z·26

定 价：10.00 元

序

阳翰笙

从一九二一年创造社成立算起，历史仿佛漫不经心地已经走过了七十个年头。

现在，为纪念郭沫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、创造社成立七十周年，郭沫若故居、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决定编辑出版七卷本的“创造社丛书”，我是十分赞赏和支持的。因为，无论是从文献史料和学术研究的价值，还是对当今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、弘扬五四文化传统的意义来说，它都是一项极其有益的工作。欣喜之余，我想借此机会说几句话，这不能说是“骸骨的迷恋”罢。

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飚中，创造社是现代中国文坛第一个树起了浪漫主义旗帜的文学社团。这支突起的异军，适应时代潮流的需要，崇尚感情的自然流露，反抗封建的道德规范，鼓吹理想与创造，反对因袭与模仿。他们的作品，在青年读者中赢得了普遍的声誉。创造社前期主办的文学刊物，如《创造季刊》、《创造周报》、《创造日》，深受广大青年的欢迎。据说《创造周报》出版后，由初版时每版三千份，后增至六千份，还屡次再版，这在当时中国出版界还是少见的。总之，“五四”以后出现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两个影响巨大的文学社团，代表着不同的流派、思潮和风格，双峰并峙，争奇斗艳，各以独异的文艺思想和文学作品，给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光彩。

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，创造社一些主要成员，从初期有着较明显的为艺术的倾向，逐渐汇合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的大潮中去。用郭沫若的话说，就是从“昂首天外”转向“水平线下”。特别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，李初梨、冯乃超、彭康、朱镜我、李铁声等从日本回国参加创造社，给后期创造社增加了新的主力军。在革命低潮期，他们提倡无产阶级文学，说“无产阶级文学是根据于无产阶级的艺术的憧憬，同时，无产阶级若没有自身的文学，也不能算是完成阶级的革命。在这一回‘革命中的文学’，它必然地是革命文学——无产阶级文学”（冯乃超《冷静的头脑——评驳梁实秋的〈文学与革命〉》）。当时创造社有个出版部，它出版的书籍在青年中影响很大。为了做好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工作，也为了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，周恩来同志指示，在创造社中加强党的力量，多调些人去，把党的组织发展起来，使之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。因此，郭沫若在留亡日本前夕，动员了我和李一氓同志参加创造社。当时，在创造社内部，潘汉年、李一氓和我，成立了一个共产党小组，属上海市闸北区第三街道党支部领导。从此，我弃武就文，走上了革命文学的道路，把全部心血奉献给了党的无产阶级文艺事业。我们到创造社后，创办了《流沙》半月刊，后来又办了《日出旬刊》，这两个刊物偏重于社会科学和介绍马克思主义。加上原来的《创造月刊》和新出的《文化批判》（月刊），以及稍后的《畸形》（半月刊）、《思想月刊》、《文艺生活》（周刊）、《新思潮》（月刊）等，创造社就有了诸多的刊物，实力确实壮大了，影响也颇为可观。

创造社从成立到一九二九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的八、九年间，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时代的局限和思想的偏颇，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。近几年来，在提倡百家争鸣的热烈的学术氛围中，我们高兴地看到，海内外一些专家学者，对“五四”前后出现的社团、流派、思潮的资料整理和学术研究工作，付出了艰辛的劳

动，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满意的收获。我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，能有助于海内外学人进一步全面地了解创造社，并在纵向考察或横向比较中对它作出历史的、科学的研究和评价。

是为序。

1989年12月于北京

编辑说明

一 本丛书为纪念郭沫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、创造社成立七十周年，由郭沫若故居、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编辑出版。主编黄侯兴。

二 本丛书包括文艺理论、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戏剧共六集。力求较全面地反映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创造社同人的理论主张、思想倾向与发展变化及其作品的风格特色。

三 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编选原则，本丛书侧重收录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过一定影响的、有代表性的文论与作品。除创造社成员外，兼收一些思想、艺术倾向于创造社的作家的文章，力求通过广泛的选录，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创造社活动的全貌。

四 选录的文章，基本上按照创造社活动的历史阶段为序，作者与文章按发表先后排列。尽量从最初发表的报刊或书籍中录用，少数转引自别处或作者对内容有所增删的，文末加以说明。编选者对原文不作任何增删，以保存历史资料的原貌。

五 本丛书分别由黄侯兴编选文艺理论集、诗集，蔡震编选小说一集、二集，杨均照编选散文集，周亚琴编选戏剧集。在编选过程中，曾得到李一氓、夏衍、李初梨、阳翰笙、林林等同志的亲切指导与热情关怀。阳翰笙同志为本丛书作序。林甘泉、马良春、雷仲平、郭平英、李维国、田靖、郑延顺、黄铭华、诸天寅等同志，也曾给予许多支持和帮助。谨致谢忱。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，在编选上仍会有不妥之处，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六 本丛书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编者

一九九〇年三月

纪念

郭沫若诞辰一百周年
创造社成立七十周年

郭沫若故居
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

目 录

郭沫若

卓文君..... (1)

王昭君 (29)

田 汉

咖啡店之一夜 (50)

获虎之夜 (76)

郑伯奇

抗 争..... (102)

合欢树下..... (113)

成仿吾

欢迎会..... (129)

冯乃超

县 长..... (142)

李初梨

爱的掠夺..... (161)

陶晶孙

黑衣人..... (187)

倪貽德

伤 离..... (196)

白 薇

琳 丽.....	(204)
打出幽灵塔.....	(342)
龚冰庐	
莘庄镇.....	(409)
王独清	
杨贵妃之死.....	(430)
张资平	
军用票.....	(461)

卓 文 君*

郭沫若

- 人物** 卓文君 ——二十四岁
红箫 (文君之侍婢) ——二十岁
卓王孙 (文君之父) ——四十以上
程郑 (文君之舅) ——四十以上
临邛县令王吉 (相如之友) ——三十四五
司马相如 ——三十岁
此外文君之弟妹各一人, 苍头周大 (四十岁) 及家僮秦二 (二十一、二岁)
- 时间** 汉武帝初年。
- 地点** 西蜀临邛县城外。

第 一 景

池水, 月光满池。池畔四面有假山林木围绕, 屋脊亭甍自山后耸出。

右手临池楼房一座: 额题“漾虚楼”三字, 窗轩敞豁; 下有游廊, 隔墙由圆门一道, 与右院通。院落不可见。

楼房中有竹制桌椅诸事, 临池诸面, 有靠栏可凭眺。

林中多木莲, 花正开。

* 原载《创造季刊》第2卷第1期。

卓文君与侍女红箫从侧门走上。

红 哦，好月亮呀！什么都象嵌在水晶石里一样！

文 今晚上怕不早了罢？月儿已经在天心了。

红 月儿已经在水心了。——

文 怎么还不听见弹琴呢？

红 两个心中一轮月，你的心中有他，不知道他的心中有你不呢？

文 啊哈，你又在调弄人！（以手欲扑红，红奔驰上楼，文随后）

二人在楼上追逐，最后红箫跪地求饶。

红 小姐，你饶了我罢！你饶了我罢！

文 噯哟，你这没志气的磕头虫！说时顺口，说后顿首；我若打了你时，也要污了我的贵手。

红 （愤愤然起，僵凭正面凭栏上）噯哟哟，你们小姐姑娘们，真是高贵，真是有志气。……

文 啊，你生气了，你生气了。（抚摩其肩）

红 我们做丫头子的人那敢生气，我们是没有气的垫脚凳呢！

文 啊，你别生气，你恕我说顺了口罢。——木莲花香得很呢！

红 唉，香得很，是特为小姐姑娘们香的。

文 啊，你打我罢，你请打我出口气罢！（跪下）红箫姑娘，请你高抬贵手，打我这个顿首的丫头！

红 （嗤然发笑）你这真是有志气呢！

文 我就是没有志气，我若是有志气，早逃出这座水晶石的囚牢了。

红 （唤文君起）你听，好像有琴音呢？

文 （与红箫并肩坐）你别诳我，我没听见什么。啊啊，木莲花的香气真好，我一闻着这股香气，就好象隔世的人一样。

红 你往年不是一闻见木莲花香，便要昏倒的吗？

文 你不说我倒完全忘了。咳，伤心无限的木莲花呀！

红 为什么又伤心呢

文 红箫，你忘记了吗？

红 忘记了什么？

文 四年前我出阁的时候，不是正当这木莲开花的时候吗？在出阁之前一夜，我们两人不是在这漾虚楼上，在这木莲花的香潮中哭昏过一次吗？

红 哇，是的，我记起来了。那时还是我的不是，我打听程家姑爷是目不识丁的人，我不该立地告诉了姑娘，姑娘那时还想自杀过呢。——

文 我素来本是欢喜木莲花的。我喜欢它那洁白的花瓣，翡翠般的绿叶，浓烈的香气，但是我自从出阁以后，我一闻着它的香气，我便要晕倒了。

红 今年却是好了。

文 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。自从前几天你告诉我，说这儿可以听见他的琴音，我们每晚上便到这里来。我们期待着，倾听着，便把什么都忘记了。我把我的病也忘记了。我现在闻着这木莲花香，我处女时代纯洁的前生又好象苏活转来了的一样。但是我不晓得是什么缘故呢。

红 怕是程家姑爷死了的缘故罢？

文 怕是罢。——怎么还不听见琴音呢？快要到三更了呢。

红 连（沉默）二更都还没有打。

文 你听，不是琴音吗？

红 ……不是，是风吹得竹叶儿玲珑呢。

文 是从下方来的。

红 ……是水摇得月影儿叮咚呢。

文 是从远方来的。

红 ……什么音息也没有呢。啼饥的鶯声也没有，吠月的犬声也没有。……

文 啊，没有。真的什么也没有。是我的耳朵在作弄人了。

(沉默) 远处更声二起。

红 小姐，你听，才打二更。

文 啊，真的才打二更。我还怕他生了病来。

红 小姐，你怕他生病，他倒真的是有病的人，我听说他正是因为有病才从梁国回来的。

文 啊，是什么病呢？

红 是文人害的忧郁病罢？是月儿害的消瘦病罢？他天天晚晚高兴着弹琴，他又时常骑着白马在官道上驰骋，想来也怕莫有什么沉重的病症呢。但是月亮一天一天地丰满了起来，他却一天一天地消瘦了下去。说不出病源，只怕是太孤独了的缘故罢？

文 好新鲜的医案，你可算是女扁鹊了。

红 要小姐才是呢？

文 你又来了。——我记得从前读他的《子虚赋》的时候，我以为他是古人；不想他才是我们西蜀的人，更不想在这临邛地方我们在呼吸着的浩气中，他也在呼吸。啊，我们真是幸福！我们这偏僻的西蜀出了他那样的一位天才，他将来是要与屈灵均贾太傅们在文学史上争光的，他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呢。我只望他的病早早好，不要像屈贾一样，不得终其天年而死。

红 小姐，其实他是不会死的。他是永远不会死的。你不是才说他要文学史上与屈贾争光吗？

文 但是呢，红箫！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，这天地间总有许多不合道理的事情。有许多无足轻重的人，他们在世间上偏能富贵寿考；凡是稍有天赋的人，总要为贫病忧患所苦。

红 那是不可抵抗的运命呢。

文 我所不能了解的，就是这天地之间，何以会有这样悖理的，不可抵抗的运命！——就如我自己……啊，也是太为这黑暗的运命所播弄了！……我听从亲命嫁了程家……啊，我如今就好像成了个破了的花瓶一样……（破声而哭）

红 小姐，……小姐，……

文 红箫，你是晓得的，我是不想再回程家去了，我不想再和那老禽兽相见！

红 小姐，你不回去就好了，如今你成了自由之身，也要算是不幸中之幸呢。——

文 唉，普天下的儿女，都是做父母的把他们误了！

红 恐怕也不尽然罢？

文 为什么呢？

红 我不说。

文 你说罢，说了有什么要紧？

红 说了我怕你生气。

文 我决不会生气，你说罢。

红 那吗，我说——

文 为什么要说又停止了昵？

红 小姐，你真的不生气吗？

文 我是决不生气的，我的红箫呀！

红 小姐，我觉得说被父母误了的儿女，多半是把父母误了的。自己的命运为什么自己不去开拓，要使为父母的，都成为蹂躏儿女的恶魔？像我这无父无母的孤儿，我倒比小姐们少费得一番心力，我的运命要由我自主，要永远由我自立。我服侍了小姐多年，正因为小姐——你爱我，我也爱你。你不把奴婢待我，所以我也就自甘于奴婢的命运了。不然，我早……

文 啊，红箫，你别说了。你的话是绝好的教训。你从今后是我的先生，我要永远服从你的指导。

红 小姐，你总是这样！你一谦逊起来，又要令人难堪。各人的运命，是该各人自己去开拓的，他人不能指导，也无从指导。小姐，如今又有个绝大的运命的试验，又逼到你眼前来了呢！小姐，你看这短笺上写的是什么呢？（自怀中取短笺一纸，授文君）

文 （捧就月光中念出）是两节诗呢。——

凤兮凤兮归故乡，
遨游四海求其凰。
室迩人遐毒我肠，
何由交接为鸳鸯？

凤兮凤兮从凰栖，
愿托子尾永为妃。
交情通体必和谐，
中夜相从别有谁？

红 箫，你这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？

文 是方才秦二交给我的。他刚才对我说，他清早进城的时候，路过都亭，便遇着那司马长卿先生。司马先生问他，前几天我们家中有琴音远扬，是谁人弹的？他答应是小姐，那司马先生便挽留着他，转身去写了这张短笺，教他回来时，面交小姐。他没缘遇着小姐，只遇着我，所以他便交给我了。

文 啊，他真大胆呢。万一落到父亲手里，不会起一场险恶的风波吗？

红 小姐，你到底怎样答复他？

文 你叫我怎样答复呢？这种要求，我是万难答复的。他怎不向我父亲说合呢？

红 小姐，你究竟还是仰仗父亲。万一父亲不允许他呢？

文 我终究是个弱者。我的良心是受监禁太久了，终没有破狱的勇气。你莫逼我，你等我事到无可如何时，再走绝路罢。——

红 低声些，有人的脚步声呢！

二人凝默。

卓文君弟妹二人，由侧门走出。妹可十四五，提红灯前行，弟可十岁。

弟 有人在漾虚楼上讲话呢。

妹 那是姐姐和红箫了。姐姐，我们什么地方不曾把你找过呀！

文 你们别跑，看跌在池子里了！

（弟妹上楼，弟投入文君怀中）

妹 姐姐，爹爹在叫你呢！

弟 白话！白话！是她自己要叫姐姐去教她弹琴。

妹 讨厌的弟弟，你才不说白话啦！

文 那吗，你们先回去，我随后就来。

弟 不，我不回去，我要和姐姐一路。

妹 我一个人也不回去。

文 红箫，请你和妹妹两人先回去罢。

红 好，二小姐，我们先回去罢。（二人下楼）

妹 （步回廊上）红箫，你们又在楼上听琴吗？

红 我们是在楼上望月。

妹 你们这几天晚上，晚晚都在这里听琴，一直要听到夜半，我是晓得的呢。

红 二小姐，你别到处乱说呢。……（二人由侧门下）

文 爹还没睡吗？

弟 还没呢。

文 你怎么晓得我们在这儿呢？

弟 我们到你房里去找你，找不到。二姐说：你们一定到漾虚楼去了，她说前两夜看见过你们来的。

文 爹爹说过什么话没有？

弟 说是明天要请客呢。

文 请些什么人呢？

弟 请程姻伯，请王县令，还要请一位姓两个字的先生。

文 姓两个字的先生？